

欲从源头看文明

李骏虎

委员笔记

作为晋南人，自小耳濡目染，我多年来一直对华夏始祖文化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今年6月，参加全国政协“推动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与阐释”专题调研，再次回到临汾，瞻仰陶寺遗址等文化遗存，引发了更加深入的思考。

近30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用自然科学对应人文社会科学的年代学研究方法，在运用田野考古发现和碳十四测年技术比古代典籍甚至神话传说方面的实证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成熟经验，同时使得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从最初的年代考证，上升到对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性、独创性、连续性研究，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上。

晋南的临汾吉县人祖山南麓柿子滩遗址的考古发现，测年为距今2万年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不但发现了磨盘、磨棒、取火器等细石器工具，还有贝壳饰品、岩画等人类早期的艺术创作作品，与中华神话传说中女娲、伏羲时代相合，是中华文明初肇时期的珍贵佐证。人祖山古称风山，主峰上有造化自然形成的环形石门——风门，应该是古籍中记载的女娲“风姓”的由来。柿子滩遗址面积有6万平方米，与方圆50公里范围内的数十处古文化遗址属于同一时期，包括地势较高的人祖山主峰南麓的造化坪和北麓的水獭坪，这三处主要聚居区的高低落差，印证了地理发现中的海浸——距今2.5万年前后地球最后一次冰期的结束导致全球洪水泛滥，迫使古人类迁徙到1000米以上的高地躲避，以及距今1.5万年前后，区域性小规模洪水多发，造成早期人类部落在高山和平川间往返迁徙，这与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的传说时间跨度是契合的。考古发现、地理发现与神话传说、古代典籍的对应，也佐证了中华文明的自发性、独立性和主体性。

“太行自古天下脊”。海浸造成了太行山以东都是汪洋大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传说生发地在太行山系晋东南的原因所在，也是华夏文明腹地从黄土高原的黄河流域生发的客观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的是，炎帝神农氏一族生发于今河南中部的平原地区，因为洪水频发沼泽遍布，被迫沿着豫西的群山向北迁徙到晋东南的太行、太岳高地，正是晋东南的高原高山地形为多部部落聚居形成联盟创造了条件，也成为最早农业文明产生的自然条件。传说神农氏“三岁知稼穡”，这一族是农业文明的开拓者，他们来到植被茂盛的太行山之野，放火烧山开辟耕地，利用草木灰作为肥料，因此神农氏又被成为“烈山氏”。太行山区植物种类繁多，神农尝百草而成为中药的发明者。早期农业文明的发展使得神农氏一族繁荣发展，成为当时的天下“共主”，被尊为炎帝。炎帝在政治上很

开明，对其他部族也非常宽容，这一历史时期的事件通过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被浓缩和传播，成为中华远古文明初始阶段的珍贵记录。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黄帝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座基石，是因为黄帝完成了历史上文治武功政治社会发展的第一次巨大飞跃，就连《史记》也是拿他来开篇，后世流传的各种学问都被冠以他的名号来正本清源。传说中所谓的炎黄大战，据考证其实主要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因为炎帝传了数代之后，其他部族日渐坐大，尤其南方九黎族的首领蚩尤征服了炎帝的不少部族，蚩尤想做天下共主，所以也自称炎帝。后面黄帝先收服了炎帝的残部，又与蚩尤大战于阪泉、涿鹿之野。这个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场就在今天山西晋南运城盐湖，阪泉是注入盐湖的泉水，涿鹿在原解县西南25里的浊泽，也叫涿泽。黄帝北渡黄河，穿过王屋山来到这里，经过三次大战打败斩杀了蚩尤，蚩尤的血流入涿泽化为盐池，所以历代晒盐都尊奉蚩尤神位。如今运城盐湖湖边有传承数千年的蚩尤村，村民都自称蚩尤后人。神话传说蕴藏着历史事件的精髓，有史学家认为，之所以在盐池边上发生第一次大战，是因为我们的远古祖先已经把盐看作发展命脉，谁控制了盐池谁就能号令天下，实际上这是一场资源争夺战。无论如何，战胜蚩尤后，黄帝代替炎帝成为天下共主——天子，在他的治下，中华民族开启了政治、农业、科技、文化等诸方面全方位的第一次大发展，尤其是天文历法、文字算数、衣食住行、道德经书以及种种发明创造，均被认为是黄帝奠定了一切文明的基础。

黄帝之后的另一个文明高峰是帝尧缔造的。综合各种典籍记载，帝尧的父亲帝喾是黄帝四世孙，母亲庆都是炎帝的七世孙女。帝尧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类似于黄帝，但他在政治文明、社会治理方面的创举是空前的，开创了被誉为“尧天舜日”的理想社会图景。帝尧被推举为共主后，定都平阳，就是今天山西晋南临汾尧都区，“康庄大道”“击壤歌”等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都在这里。

尧舜时期，制陶业进入一个鼎盛高峰。今晋南襄汾县发现的陶寺遗址，是中原龙山文化中规模最大的一处，考古发现经测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1900年之间，处于距今43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遗址呈现的王城祭祀区、平民生活区、手工业区、墓葬区、观象台等已经具备国家形态，因此被学术界认为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尧舜时期的文明遗迹，不仅仅局限在遗址文物，还有更为珍贵的“活化石”——传承4000多年从未断绝的“尧舜神亲”习俗：自帝尧访贤得到舜，把二女娥皇女英嫁



陶寺遗址上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给舜“以观其内”，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唐尧故园所在的晋南洪洞县甘亭镇羊獭村的父老乡亲都会抬着嫁楼，在方圆村庄数方乡亲的簇拥下鼓乐旗幡前往舜耕历山的万安镇神里村，把两位公主（甘亭人叫姑姑）接回省亲；待到农历四月二十八日，舜帝故里万安镇神里村的老百姓又会抬着嫁楼来把他们的姑娘接回去参加夏收。这期间羊獭村的“姑姑庙”会一直举行盛大的庙会，蒲扇、眉户等各路剧种轮番在娥皇女英殿前的戏台上进行娱神演出。这一数千年的婚嫁习俗从未断绝，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尧舜神亲不但是婚俗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锣鼓文化的源头。相传尧舜二帝亲创的锣鼓，至今还被民间不断演奏。1990年，帝尧故里甘亭锣鼓队还在北京亚运会上进行了表演。尧舜时期，音乐发展为成熟的艺术形式，乐圣师旷的故里就在晋南洪洞县曲亭镇的师村，庙、墓等遗址均在；法治文明日趋成熟，法祖皋陶故里在晋南洪洞县甘亭镇土师村，是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所在地。尧天舜日的公天下尾声是大禹治水，如今晋南运城河津的龙门还留有当年开凿时烧窑的石壁和凿痕，用树木把山石烧红然后引冷水浇灌引发爆炸的开山技术，显示了上古科技文明的进步。

在禹的儿子启开启家天下之前漫长的先夏时期，从中华人祖女娲、伏羲到炎黄二帝，再到尧舜禹公天下禅让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各个阶段，在山西的晋南、晋东南都有典型的遗址和活跃民俗发现，显示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完整脉络系统，这是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当一个群体的人们认同共同的神话或者神话人物时，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形成。中国的创世神话系统从

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神祇，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坚实基础。

在人类的远古时期，语言产生之后、文字诞生之前，人们要记录本氏族或者部落联盟的祭祀或者战争事件，通常用的是结绳记事。历史事件、物产渔猎、经济活动、战争胜败、自然灾害，凡此种种，都用不同的绳结方式来记录和留存，当需要还原或者流传时，就需要首领、祭司或者重要的亲历者来充当它的解释者。日积月累，这个“档案馆”的存量是指指数级增长的，解释者的头脑不是计算机，他需要想办法“压缩文件”才能把大小小每一个绳结里的信息的核心内容记住，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进行复盘和传播。尤其是史前大洪水、炎黄大战蚩尤等重大历史事件，怎样把事件要素提炼出来，并用最简短的语言把漫长的历史过程形象化地记录和表述，就成为解释者亟须解决的问题。

于是，神话故事在绳结的解释者口口相传中出现了——“女娲补天”“伏羲画卦”“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一个个绳结所包含的历史事件，被压缩成一则则简短的神话故事，得以代代流传。神话，成为历史史实的文学化表达，它们所包含的巨量信息，等待着后世的解码和复盘。对中华神话故事的解读，对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重大。比如陶寺遗址的发现，对应了《史记》和《尚书》的记载，使得尧舜时代成为信史，帝尧所开创的公举和禅让制度，成为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辉煌的一笔，其丰富的史料和传说故事，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和阐释的海量宝库。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

名家名笔

写过一篇《西江华彩路》，《人民日报》登了；隔一个月，《贵州日报》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配了几张他们报社记者照下的彩色照片，转载了这篇小文。

省里读者读了，说我写得

到位。县里的读者读了，说叶老师你再来我这里，我们请您

吃道地的苗族菜肴，喝米酒。其实写《西江华彩路》，我是在一个苗族小伙的陪伴之下，悄悄去的。苗族小伙子是西江人，我去哪里他走到哪里，陪我一起吃饭，晚上给我

找个民宿，一般的就行。我这篇《西江华彩路》，就是在苗族小伙小杨一整天一晚上的陪伴之下完成的。为了核实西江苗寨的居民户数和老少百姓共计多少人，我们一起走进了村委会，查看了具体的户籍。

回到上海之后，我根据这26个小时的采访和感受，写下了这篇文章。

当然不是说我采访的效率

高，也不是能写。我和西江苗寨结缘半个世纪了，曾经无数次地来过这里。不仅看到了西江苗寨的今天，而且知道西江苗寨的昨天、前天。十几年前、五十年前的西江是什么模样，都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是在长期感受的基础上，我才把《西江华彩路》写出来的。

比如说“西江”这两个字，在苗语中是“美女”的意思，很多游玩过西江的客人就不知道。

我自以为这篇文章写得还可以，县里有领导碰到我，还夸耀说：

“叶老师，你这篇文章，上了《人民日报》，又登《贵州日报》，比我们往常请好多人，编一本书的效果还要好！”

我听了都喜滋滋的。

哪晓得，文章影响大了，离西江很近的朗德苗寨对我有了意见。他们对我说：“叶老师，你年轻的时候就来过朗德，我们还留着你来时照的相呢，你怎么不写写我们朗德呢？我们朗德的变化同样很大，旅游客人来得也多啊！”

我只得赔笑脸，无言可答。为啥呢？他们说的大实话。其实，不仅朗德苗寨，属于黔东南的很多苗寨，我都去过。比如苗家短裙民俗村新桥，比如芦笙之村排卡、谢寨风雨桥、铜鼓村的苗族农民画、苗家温泉村……都是旅游的好景点，都是颇具特色的民族村寨。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西江苗寨，是最为突出、最热闹、外来客人去得最多的苗家村落。

春、夏、秋、冬四季，西江苗寨天天都是欢声笑语、歌舞不绝、人流如潮，这样的盛况，即使拿到全世界面前，都是有一比一的。法国巴黎也是游客如潮的地方，巴黎圣母院、卢浮宫，走进去看参观得排队，我也曾一去过，但是其人流和热闹劲儿，和西江苗寨没法比。前几年的夏天，我在贵阳街上碰到西江苗寨上的一位中学教师，他告诉我，西江苗寨上天天喧声如潮，旅游客人超过了二三十万人。如果你要下来，一定得事先通知我们，要不然，吃饭你都吃不上，夜晚的住处都难找。

是啊，作为一个典型的苗族村寨，西江确实是一个个案。成功范例的个案。

要认识今天的西江苗寨，得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和思考。

要懂得今天的西江苗寨，得从民族风情的特点去分析和观察。

要理解今天的西江苗寨，得走进黔东南的苗寨侗村布依人家，住下来和村民们好好地聊天摆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从他们由衷的言谈中和唱出的古歌里，读懂他们的心声。

我十多次地走进西江苗寨，前后历经了半个多世纪。记得50多年前的1970年，我走进西江苗寨时，那种贫穷、闭塞和偏远，在我的心头激起的简直是震撼。

当我在上世纪80年代，以青年作家采风的名义走进西江苗寨时，村寨上的清静、寂寥和冷落，同样让我困惑：怎么只剩下老人和娃娃了呢？青壮年们都去哪儿了？

答曰：思想大解放，不但青壮年男子们出去打工了，连姑娘和年轻媳妇们也跑去广东、广西、贵阳、重庆打工了。他们说外面世界里的票子好赚啊！

我听得目瞪口呆。

也可能正是有了整整一代人的外出闯荡吧，他们感受过了外面的世界，体验过了都市里的繁华和喧嚣，品尝过了城市里的饮食，他们意识到了苗寨生活的可贵和特点：他们把从外面世界里学到的东西，不知不觉地融进西江苗寨的生活形态之中。他们把防火意识贯穿到西江苗寨纯木楼的意识中，他们在突出饮食中苗家风味的同时，吸引进当代的饮食时尚……规划环境是这样，引导游客是这样，于是乎，几乎家家户户外出打工的西江人都回来了，他们在自己家门口接待全省、全国、全世界涌来的客人都忙不完，他们怎么还抽得出时间外出打工呢？

哦，弦歌四季的西江，其发展的当代历史，就是一首歌啊！

（作者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弦歌四季的西江

叶辛

烟火人间

茶之源

骆芃芃

茶，出自中国，产自中国，繁盛于中国。茶传之于南洋、西洋及非洲，亦繁兴于全球。

茶圣人出自中国的唐代，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圣经——《茶经》。从此中国和世界产生了一种文化——茶文化。

《茶经》上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川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梔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栝桐，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叢，四曰茗，五曰筴。”陆羽《茶经》在开篇就把茶的起源、地域、形状、署名等做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研究茶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我所知，茶树始发于云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而人类饮茶的历史应该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2021年，山东大学考古团队发表了《山东邹城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茶叶遗存分析》的文章，文中正式公布了山东济宁

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碗中发现了煮过的茶叶的残渣。这一发现将我国饮茶历史推到了战国早期，并且这个茶叶的残渣也是目前全世界已知的最早的茶叶遗存。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证据，相信今后还会不断地发掘出更有价值的物证，将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再次推向更为久远的昨天。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发掘、栽培、加工和利用茶叶的最早的国家。两千多年以来，经过历代人们对茶树的栽培、制茶工艺和饮茶方法的不断改变和完善，中国的茶已经非常有序地分为“茶文化”“茶科技”和“茶产业”三大发展板块，成为研究、实践和应用茶的三大系统。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保护和传承。

茶属于山茶科山茶属，在经历了大自然和人工的不断培育生长后，茶树分化出了乔木、小乔木和灌木三种树形。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环境，野生茶树居多，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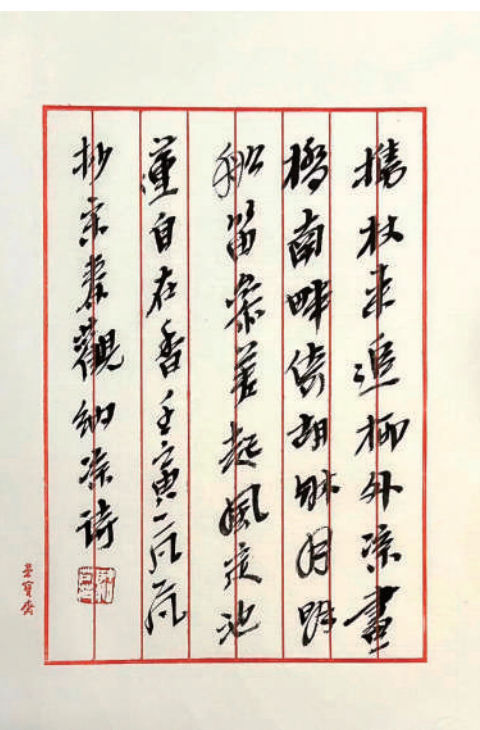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骆芃芃 篆刻

叶乔木。茶树走出云南后，不断向东、向北延伸，形态逐渐变小，成为小乔木和灌木，如“黄山毛峰”“西湖龙井”等。高大的乔木树龄会很长，可至百千年，亦可称为古树，如云南的普洱茶等。

茶之源，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茶，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着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名誉院长）



宋·秦观《纳凉》 骆芃芃 书

